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曾兒莊宗讀書曾兒常化
左右莊宗即位以其廝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
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史
遷蕃漢馬軍步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借
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鴛才果誤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
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

歐陽

修

撰

徐

無黨

注

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動舊與伶人景進相為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秋第莊宗方惑群小疑忌大臣浩忠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身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蕃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尔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心以駕郭從謙作亂犯與教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等軍守放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懸北却山

下聞莊宗已

崩即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

劫掠遣人趣

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河南尹

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

明宗詔幸汴州

議者喧然或以為征吳或以為東諸侯有

屈強者將要制

之守殺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

閉城反明宗行

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城

亦人閉門納延光

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

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

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

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

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

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為洛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為子是為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為刺史梁亡璋事唐為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平以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為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為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

萬使李仁矩齎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反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關為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剗肉釘面剖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

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
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
日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
軍敬瑭不納誨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遠明宗乃遣西川進
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
告璋欲與俱誦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
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己三年四
月以兵萬攻知祥戰于獮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
州刺史王昭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
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為節度使置延光
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紅方扼楊劉其先鋒將
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
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帛見莊宗致之且曰今
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甘益未可圖也不如築
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為然畧成梁道王彥章意攻
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為梁兵得送京師
下延光獄榜掠數百為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
數月稍為獄吏所護莊宗又汴獄中去其桎梏拜而出之
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品崇時為宣徽南院速

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復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丘園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滿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

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二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夫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

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二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弑愍帝唐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

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為然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為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為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為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

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素其貲
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
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悞殺
間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
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
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
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
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誘謀
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
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

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及
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
光已非我敵况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尔乃決意討之延
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表自歸
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
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
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
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
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
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慙請老以太

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
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
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餘
寔見高祖待之與群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
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
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
當鎖以來免為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
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
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
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曰

延光反覆茲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
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
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
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
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
為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
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擲頭顱皆碎初秘瓊殺
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為光遠所
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為河陽
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

延光以爲拔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贓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

至辛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也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等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豈不哀哉若惡而爲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美父眞直也世不知爲非也

至辛因之不知何許人之麻葉書爲絳冀三州刺史北面水轉運使潞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

天子婦延光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光兄弟廢居
于許心常怨延光延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二歲都虞
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光入魏見延
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光與其弟二皆延光
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長從簡以延
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爲備甚嚴延光未及發延光蠟書畢
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
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光
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光兄弟乃與繼英俱
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光兄

弟於

以從賓自殺之從賓敗繼英爲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

刺史從義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

檢校高祖起太原使張頰陰招重榮其母與兄

不而重榮業已許頰母兄謀共殺頰以止之重

榮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

石公下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

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

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

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按劍授其父使

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
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
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
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
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
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首夷狄困已弊之民而充
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請高祖契丹使者往
必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為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
二氏從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
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為好

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三
千搜索其鎮忻代山等處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
重榮卒納之因招集工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為益驕
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
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尔今父死吾何忍獨
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
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為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安
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
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
州南境之民處之煉野乃上表曰臣昨據賊吐渾白承福

赫連功德等領木始以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
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
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
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
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
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汾河党項山前後逸利諸族首領
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款皆號泣生勞
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
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
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官軍曷

身虜塞酷虐不勝公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
戈其表數千言又在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
可取為言高祖患之為之幸鄭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
所以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亦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
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為言反
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
之亂期西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
其母又以為不可重榮曰請為母卜之指其堂下播竿龍口仰射
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
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為大鐵鞭

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即君出則以
為前驅鎮之城門拘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
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
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嚮鄴并
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
將趙彥之與重榮右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
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
晉大懼退入于鞬垂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
飢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為
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

礙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
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獻命漆其
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為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為騎將從進初從
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
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
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從進領順化為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
馮贇送款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
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首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且取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江爲險招集之命益置軍兵南方首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始也遼商放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爲表裏高祖慮之謀徒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一從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爲營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一者皆從進牙將也常

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功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睿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叛麟以反鄭王以空名勅授李建崇鄆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胡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遠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

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爲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瞪啜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成瓦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逆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爲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車兵破王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煎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煎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煎刺等皆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千口人且居此久熟知中國

事歸之豈吾利耶明宗曰善重明誓已與吾好豈相負

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尔明宗嘉其說卒不遣煎刺等

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

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

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

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

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尔輩大是惡漢兒光

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猶爲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

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耶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

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

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悵悵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為媿尔由是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為恚懣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

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好大然望陝以寶符為冊訴已為等跡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其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承祚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市馬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首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為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及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

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
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
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
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
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
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
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
曰皇帝無恙乎遠邪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
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
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王濤親將

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勳
承祚皆請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為
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群臣皆以為不可乃勅李
守貞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
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
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
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塞降契丹使
爾家世為天子我亦望以富貴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
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為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
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鬻而食之乃以承信為平盧節度

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阿澄覈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瑛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徧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為之語曰自古豈有禿奢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為笑然而召夷狄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為之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歐陽

脩撰

徐

無黨注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從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從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

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
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
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
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鎮
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
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
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人民十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
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
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
威等南走至陽城為虜所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

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為俚語曰逢賊得命
望復子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欽其民戶口彫弊
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
止即拜重威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
監王欽祚和羅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威
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
瀛州降復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天下大水霖
雨六十餘日飢殍盈路居民圻屋木以供爨劉橐席以秣
馬牟重威兵行涇潦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
牟翰已奔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

渡橋與虜夾溲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方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爲帝重威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北京師重威

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飢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

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
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
死守重威食盡屑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
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
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大傅兼中書令悉
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
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
其子弘璋弘璨弘璉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
裂蹈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與高

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金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
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
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谷以
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
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秦寧軍節度使
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
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
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
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
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

貞悉以黠茶漆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為人首棄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鄆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焚園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蒲城殺二千餘人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鄆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

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于武強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鄆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鄆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

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摠
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
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
為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
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
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
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
思綰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
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
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
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
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
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
知博乎威少無賴好博博以為道譏之艱然而怒道曰无
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
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
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為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關
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壞長城威
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二三四如此逾
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為

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摠倫問以濟否摠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為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盃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集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為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

中徙鎮彰義為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為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

走而免式素為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譖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至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為

右武衛大將軍周姜彥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
人殘弊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寃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
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貞外郎麻麟王禧伏閣上疏論
彥澤殺式之寃比臬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
常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
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
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
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
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彥
澤為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

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在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
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
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
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
乃可戰彥澤以為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
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
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
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遁去開運三
年秋社重威為都招討使守貞兵馬都監彥澤為軍都
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於秦州斬首二千級

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強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
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
鎮州彥澤為前鋒至中渡橋已為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
橋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
叛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關遣彥澤與傅住兒以
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街夜渡壬申夜
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
宮十餘人將赴火為小吏許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
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十六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
門登樓見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彥澤頓兵明德樓

前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入
召彥澤彥澤謝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
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有輿宮嬪官者十
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
與太后所止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
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筠筠曰臣
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
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
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
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

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壑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爲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爲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劫取之彥澤與閻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鎖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

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縶經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彥澤悅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胔取其髓鬻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尔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鬻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擗裂蹈踐斯瀕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

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快快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

歐陽

脩撰

徐

無黨

注



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
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
見高祖願留軍中效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
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求與趙贇皆嘗受命
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
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党項所隔
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
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内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
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贇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
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

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
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
決益從事程澤與景崇同鄉里有舊性說景崇曰吾與子
為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狡害人
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母妄發禍行及矣非吾
誰為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
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
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
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
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趙思

維共推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宗西招蜀人為助蜀兵至寶雞為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宗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宗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宗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宗客周瓌謂景宗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在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宗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鞏等燒城東門偽降言以牙兵擊其城

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瓌等皆然之暉明發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宗自焚矣鞏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也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

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己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亡日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衆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

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
死矣柰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舉兵副使
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
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爲然思綰
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歐之奪其佩劍斬之
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
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
守貞守貞以思綰爲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諸
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
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飲之

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募人爲地道
將走蜀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
而爲此尔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
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
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
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
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
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
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爲吾苦
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耻幸少假之從

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為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賂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為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改借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

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稟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圍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為尔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泰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充彥超方

食釋已著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
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
俾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
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
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
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
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
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
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
呼彥超為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彥

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晏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
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
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為
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曰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
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出兵攻泮
陽為周兵所敗而劉晏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
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
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
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待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
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

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貨以犒軍前陝州司馬聞其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貨以獻彥超以為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斷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令兗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

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為人多智詐而好聚飲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質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挺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

兗州平太祖詔贈關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秘書監

五代史記卷之五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雜傳第四十二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子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廢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子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廢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

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魏州司戶叅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

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叅軍守光敗去事官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

軍中爲一茅庵不設床席卧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
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
道不能却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
景城遇歲飢悉出所有以贖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
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久
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
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
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關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
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尙
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

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
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
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
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
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殺貴饑農穀賤傷農因誦
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
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
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尔王
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

五化卷之五十四
三
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
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
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
入是為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
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為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
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如太尉
封燕國公罷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
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
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謂之

曰尔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
為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
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大師兼中書令道少
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填物事四姓
十君益以善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
而喜為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
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
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
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

溫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為漢嗣遣道迎贇于徐
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
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
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
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
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
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
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
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
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

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
乃切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
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
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
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攻淮南定三關威武
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陵
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二諡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
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蓋如此道
有子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為

監察御史丁內難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珽飢卧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判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為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賴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為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事廢珽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薛州

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為變行襲為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襲怒誣以賊下獄欲誅之乃遣珽代行襲為留後珽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去首加朝服禮也乃即卧內見行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寃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珽果辦吾事會歲飢盜劫汴宋聞曹州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所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

今雍立下黃為北齊所廢在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
聞珽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表象先計賊珽
為亂兵所殺珽少舉進士博學強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
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平事梁太祖為翰林學士梁兵
征伐四方所下書詔皆珽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未帝時
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瑒同
為宰相瑒性畏慎周密珽個僅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
異向而瑒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為助以故瑒言多沮瑒嘗
持據其過珽所私吏嘗得試官珽改試為守為瑒所發末
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為太子少保唐莊

宗滅梁得珽欲以為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為太
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
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珽上書数千言其說漫
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為國計使方欲以為相
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群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樞前即位
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
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為宗屬繼昭宗以
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
下其事群臣群臣依違不決珽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
三世今與兵向闕以赴難為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

爲路人則茫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爲然乃發變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自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以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群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

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
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駟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
臺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為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
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然猶依
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為相而
孔循鄭珣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
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
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
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嘗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
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克黨破真定之遊城坐
誤以定州為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
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叙彥威在梁事不曰偽為馮
道所駁琪為人重然謀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
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
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為當時所沮以太子少
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珣唐宰相縈之諸孫也其父微為河南尹張全義判官
珣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珣屬有司乃
得及第昭宗時為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闕梁諸
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末

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爲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珽問計安出珽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珽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珽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莊宗入汴珽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爲三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圜爲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珽善因言珽故梁相性謹慎

而長者乃拜珽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法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頌以爲言明宗不省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獨珽稱贊以爲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珽又稱贊以爲宜罷珽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爲又病聾孔循罷樞密使珽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珽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鄆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爲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遊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國興復

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為河南府
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
術事梁末帝為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召久之拜左拾
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
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
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
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為鄧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
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
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
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

思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
可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
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
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
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
郊愚為宰相馮道趙鳳章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為太常卿
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為相不治第宅
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甕弊席
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路王反兵犯京師
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

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為河南府
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
術事梁末帝為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召久之拜左拾
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
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
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
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為鄆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
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
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
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

思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
可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
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
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
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
郊愚為宰相馮道趙鳳章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為太常卿
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為相不治第宅
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甕弊席
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路王反兵犯京師
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

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
張榜招安今即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
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為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
動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詬詬
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為相
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興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
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即位有意於治
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
愚等無所事常自宰相曰此粥飯僧尔以謂餉食終日而
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唐亡事
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拜
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
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
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及而不集惟導與
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
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
今天子蒙塵于外遠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
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
百官詣宮闈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

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即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為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詬詈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為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興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自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餉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遵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及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遠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

城廵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
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惠曰吾輩罪人盧
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導後事晉為吏部侍郎天福六
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頰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為羅
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太府少卿揚師厚鎮天雄頰
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
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迫流
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悉推正言下榻詎曰鈍漢辱我顧
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頰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

頰為亂兵劫其衣以弊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
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
馬遂以為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
以頰為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頰權軍府事頰為郭崇
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頰屢以法
繩之頰有姪在梁遣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
梁莊宗族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